



大理少卿仰宗泰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
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
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
會辨蔚州衛兵沈榮寃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
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以鯁介竄
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
加大理少卿致仕所著有小學講義歸休集瞻尤篤
長者之行有夏時建中者嘗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
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竊窺者雖暮夜亦然

大理寺右少卿李奎傳

黃佐

李奎字文明廣信弋陽人自少端重淳粹博通經史
永樂辛卯薦於鄉爲廣昌縣學教諭以考最遷國子
監學錄以溫厚化導多士日夕觀覽六經百氏之言
作爲文章詩歌汪洋浩瀚溫厚典則祭酒陳敬宗見
之嘖賞異曰一代杰作也正統戊午被薦試都堂
擢監祭御史慨然以澄清沙汰爲已任裁斷一切事
情引經援史高出世俗人咸遜以爲不可及嘗奉命
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王瀾在浙督運頗失紀律奎
卽劾奏罷之已而巡歷蘇松諸郡奸賊官吏莫不驚

動曰此劾罷王侍郎者也皆望風求解去尋陞大理寺丞巡撫河南時流民聚衆賴之以安考績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所至奸弊肅清未幾致仕卒奎居官廉潔優於文學屢上章疏切於時政一時士大夫咸推重焉有集二十卷藏於家子玘登進士第亦繼武爲監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克振憲紀有父風烈

徐正傳

弇州別記

徐正吳江人故業微其父爲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正少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駟贖沾沾亡所以稱上者會 英宗北陷虜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曰 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者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 陛下母愛此名也 帝心難之不下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 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

亡算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帝怒甚連發使召之至則投疏使自拾正魂奪噤不能對反接剛於市併其家籍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傳

實錄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字萼茂江西吉水縣人登正統己未進士擢大理寺評事己巳陞寺丞景泰初奉勅考察南京百司風采凜然尋陞右少卿又往南京審錄重囚多所平反遂調南京大理寺天順初召赴京進左少卿天順四年十二月齋宿於朝房一夕暴病卒命所司諭祭茂持身廉慎斷獄詳明蓋無媿所職

云

大理寺右少卿劉公慶行狀

馬中錫

公諱慶字本善姓劉氏世爲保定新城人高祖守一
任元爲太常博士曾祖世用元保安州判官祖子欽
父普安永樂間隨王師征討有功朝廷報之以官不
受歎曰吾世業儒以詩書起家安事兜鍪爲也遂棄
歸田里教公讀書公沉毅淵默重信少許可不肯脂
韋世俗少游學河間旣成瀛鄭之士斂手避莫敢當
其鋒遂以易舉正統丁卯鄉薦卒業成均謁選授河
南道監察御史持斧行郡國威聲四震汧吏解綬於
范滂貴戚斂手於鮑恢有未足多者成化改元兩廣

弗靖廷議須命文武兼備御史大司馬白公圭遂以
公名奏請以行比至廣賊鋒甚銳豨突豕奔衆嬰城
自守蓋自元戎以至偏裨莫知計所從出公爲之出
奇決勝進三軍而諭之勗以溫言責以大義倡勇敢
禁擄掠民間一絲一粟不敢手輒觸而矢石交下亦
不敢輕有動移公曰士用命可以戰矣翌日元戎整
兵而出號令嚴肅部伍齊整器械鮮明賊望風而遁
兩旬間大功遂成公之力居多焉班師之日行李蕭
然以赤子視潢池以文事勸武備戒貴介以張皇分
將士之甘苦懷郤穀詩書荆之風而不懼馬援薏

嘉明珠之謫朝廷嘉之陞大理寺右寺丞賚予益厚
歲丙申陞右少卿成化己亥九月二日以足疾卒年
五十有八嗚呼公之聞望德業孚於公卿間種種可
述而平廣賊一事尤奇偉撫劔轅門挽弓革車者視
書生以爲易與觀公之行而於稽其類書生果可易
乎

董大理怡傳

黃佐

董大理名怡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家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爲御史公初領鄉薦入太學爲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帖孝宗見其字類沈度欲官之中書左右諭上意公辭乃已弘治丙辰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叙服制重輕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乙丑九月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死

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數十人無不明慎人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朝特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既不往又無所賂遺大拂其意乃撫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吏部以歷俸十年已上練達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庚午始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篆叅駁明當會審大獄折以片言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讞忤

瑾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猥謂驟遷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畧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於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猶資遷轉者蓋常有之而言者以爲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爲夤緣臣寔寃之臣身爲法官旣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

銓曹覈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辛巳四月今上卽位覃恩詔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爲歌詩客至惟以觴奕爲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丁亥八月九日卒年七十有四子蒞南雍公子宜陽來受業具狀及太宰玉峯先生所撰墓碑泣請曰先公浮沉常調晚始一奮人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斥不復齋志以沒門下覈其事而傳之俾托於不朽予於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得失傳信異代乃不盡然予在史館閱

實錄見謝給諫彈事會呂涇野至問對山何如人曰直節人也致孝於親且篤交誼嘗拯空同於死獄然性度高邁侃侃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晤馬谿田爲余言空同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闔不爲通噉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名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迎康康遽上坐瑾留飲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教之康曰昔桓温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蝨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而誰何温闇若此

康事
他所
載小
異具
存之

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
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
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指瑾也瑾轉發喜
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
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
何能爲役瑾因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
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
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
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邪此人罪當誅
康卽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

明日卽敬出之其後空同反嫉害對山知者至爲中
山狼傳刺客同然對山未嘗讎空同也由是觀之黨
邪非邪大理之冤可類推已論曰先王慎罰不聞株
連諺有之曰弋必有鈹縑必有匹給諫儕大理於康
子以其倫也予聞谿田言憇寘於耳而宜陽述大理
孝行縷縷且又天性卞急坦直無他腸絕與康類當
逆瑾毒薦紳大理必有陰救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
青史稱康董焉辟諸日月相焜耀於無窮嗟乎偉矣

大理寺左少卿半窻羅公輅墓表

呂 柟

公諱輅字質甫姓羅氏號半窻應天江寧縣人廣東布政司左叅議諱麟者之子也其先浙之秀水人曾大父文中以間右實京師因籍江寧云大父景伊以參議公貴贈工部員外郎大母沈氏贈宜人參議公配魏氏贈恭人二室王氏寔生公者也以公貴封太孺人贈恭人伯兄載仲兄輿舉人皆魏恭人出公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輒能誦說爲文頃刻數千言立就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高等明年戊辰與予同舉進士尋授中書舍人己巳之秋冊封益王世子中

道正使遽卒命專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中禮
度竣事過家省拜二人時參議公春秋高公戀戀不
能去因兼程復命已日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大理
寺評事至家三日父無疾而逝人以為獲奉終為公
幸云癸酉起復仍補前官己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
首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
之擾嚴禁萍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候書鄉訓以化
里社或積穀以修城或汰差而教樂於是都御史王
公守仁疏其才猷優於治劇乃改贛州贛當閩廣湖
湘要衝數患藪盜公曰民無憫止奚而不盜爾乃禁

革冗費刊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輟各衙門之執事
票銀不充私用社學復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
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不能禁公奏計總制歲
取其利以濟軍務遂以為制贛郡帖然於是都御史
盛公應期言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
郡七月間太孺人疾遂棄官西歸連疏乞休稽遲再
歲銓部憐其志亦不為咎嘉靖丙戌復補南康郡瀕
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舟人堰以避風濤水落則泊
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地省雇夫之銀革牙茶之
弊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

弊紡績農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
益於南康者也巳丑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
備越七月思母復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
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
建昌兵備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癸
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構隙 上命公
往勘公正國法而體人情復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
益多公之才兩舉節鎮 上意廷尉不可無公因留
之嗚呼乃至於長逝哉其歿也少傅大學士任丘李
公哭甚哀戶部尚書梁公材太僕少卿工公以旂御
史謝君少南皆以里人治殮如禮訃聞 上諭祭九
卿臺省咸祭奠而公之兄載適至自家乃遷柩還南
公生成化丁未五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九

大理寺左少卿商公爲正墓志銘

陶望齡代

隆萬間吾越有材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軒而幹挺瞻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拏捍社稷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商公諱爲正字尚德少有雋聲然屢試不利舉隆慶辛未進士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出按山東已更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歲珥筆持斧備歷榮要

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已然及解褐見官長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旣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侍御總鎮材也然卒以少卿罷歸公按齊魯治用嚴按閩以寬皆有聲績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多故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

發公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讐稱商公博虎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漬懾淖中蟲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盡剝銛角爲簡易民得日入愬事往往參問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然持重

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暴於軍軍縛之縣旂閉門爲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衛將以來令不幸而見殺則亂成收之是紆衆忿而奪其禍柄也已而果解戍卒以倭俘百獻公公視狀難曰夫遇敵合鬪至移時卒無寸創是爲生倭者耶訊囚固海商其一人解行滕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石得古像也而菴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龐公尚鵬之按浙江也更均徑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

稱爲龐父商母焉時海寇未靖公疏言緣邊兵寡而民有戍藉遠方者常苦勾補賚送請自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楊果趙蛟雖胥史有長民材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與改戍事皆著爲令通行天下初予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蓋同事俞南石先生講業臥龍山中商公最長博識能古文皆兄弟事之至是同官京師三人居詞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皆用經術任職人聞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所擢士多至

顯名者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罷去當江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正未嘗以私屬也公亦自方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與人言輒曰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洲先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寺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尤用守黃州著聞母陳淑人公罷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稱之曰大理福人也隳官以厚親於終旣罷喪頌治花木有別業在土城山躬理條蔓驅蠹蝓怡然樂之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蝸蠹乎予罷禮部歸從公修樓居會酌酒望山恍然臥龍之游予甫出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徙岷宋學士苟新兄弟四人至顯官名其鄉曰繼錦人明有勝三教授者徙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彪彪生澄澄生公澤有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卽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生於謝氏而璉有子舉鄉進士公孫周祚復以禮部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錦者又在茲乎公生於丁亥卒於壬寅年七十六

大理寺丞鄒瑾傳

作公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大理寺丞劉端王高傳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為刑部郎中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傳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冕棄宮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大理寺丞孫君珂墓志銘

丘濬

弘治元年五月己卯予友大理寺丞孫君廷珍卒于家又明年始聞其訃嗟乎廷珍少予六歲乃先予死耶予聞君自謫所歸以功名負初心豈意伯陽之術探端索緒將求以長生然而卒亦死耶嗟乎廷珍進而學儒既不得於人退而學仙又不得於天其命也邪噫命非人力所能移亦非道術所能延于君見之矣君諱珂廷珍其字也登之福山人曾祖志學祖彥斌皆不仕父遇河南布政使君自幼侍布政公官京師稍長隨之官徽州所至交其賢豪其所見聞日以

增益然自負甚大出言肆辯恒欲蓋座人歲丁卯以禮經領山東鄉薦辛未試禮部不中或勸之卒業太學君曰人有恒言中科中進士作官作御史吾非此寧老死不仕也甲戌再試果登進士第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兩按山西及浙江皆適歲大比君監其事宿弊頓革行部一尚威嚴凜然人不敢犯所至伸冤抑除姦豪其在山西除大峪杜文翥尤爲奇偉文翥武斷其邑中人號欄街虎集羣不逞爲羽翼持有司短長而魚肉其善柔有觸之者操兵刃弦弓矢肆其毒無敢誰何邑令嘗因徵租杖里正適病死諸虎昇屍寘令公座毆令幾死令移文上司輒爲所遏不得達君聞之怒將以計禽之爲彼所先覺走愬于朝君被逮至京歷數其惡以聞諸虎盡謫戍邊而一邑民害以除列邑聞風搖手相戒莫敢犯君兩從太將出師紀功次先荆襄後建州皆著奇勩而在荆襄尤爲人所稱道自昔軍功難於得實若勝而通賞之則勇怯不分專以首虜爲第則戰方亟又何暇持首報君豫製皂旗一每戰必躬蒞陣後於馬上持之使獲功者望旗來獻馘而與左右瞭望必參校得實然後紀之權貴不得以勢取富豪不得以賄進軍中咸謂自來

紀功者所未有也君前後所與共事者總戎則朱保國永趙武靖輔督軍則白司馬圭李都憲秉皆信重君君有所建白設置無不開納而一時平賊定亂之功君所裨益者居多初大軍追千斤劉至南漳保國適遘疾衆議欲駐兵以待君奮然曰見賊不殺豈得爲勇乎乃同守土總兵金牌李巡撫王都憲儉分兵追勦至上原坪軍夜至立營塹已君乃至曰此地出兵法名爲天牢胡可立營儉徙營會日暮非徙營時萬一賊來乘之危道也宜速選精銳亟據高阜方整兵未已賊果至我師有備遂擊走之自是軍中有疑難事多以質君千斤劉就擒凱還總戎以下各陞一級而君止加一級俸衆爲君不平處之恬然其後有事于建州總戎者聞荆襄之平君預有謀必欲得君紀功軍中有事輒以咨訪待其一言以決及其功成衆謂公必大用僅得南京大理寺丞時南京科道橫甚御史所訊囚至大理不敢平反習以爲常君至據法平允一毫無所假借會大理屬有張評事者箠屬吏不服撫其非法事君送刑部鞠之御史乃劾君與張俱調外任君出知潞州蒞任未久鄉人孫達者爲藩府教授干以事不從構怨于巡按御史御史不直

之并訐御史與君俱謫戍宣府君在宣府會羅織之風起有誣君與其同謫者有異謀將籍爲功希進用朝命中貴勘之事得白特旨賜歸田里君歸至鄉時布政公休致家居父子日夕相聚處優游田舍間日與諸弟講明經旨考究古今而其弟三人者俱以家學戴記領鄉薦而二人者登進士第珪爲給事中琰中書舍人瓚積進士業以待試一家父子兄弟俱登甲科海岱之間前此未之有也君自幼精敏通達聞人有異書百計求之必得而後已皆手自校讐而或爲之註跋所積多至數百卷經史之外下至陰陽醫卜之書無所不有然皆詳考而精究之而於兵家尤所注意恒以謂才不兼文武不足以成大事幸而得爲御史兩預戰功已微見其端緒矣使用之盡其才而人不中尼之究其所至必有大過人者然而命止於斯惜哉

大理寺左寺丞汪公淵墓志銘

楊麒

公生四歲而失母十二又失父卽勵志學問聞德興張啟精于易往從之游歸有得與予同正德庚午鄉薦竟連第進士出知大名縣有聲調沂水沂水經兵燹廨宇殘破公爲之一新土城而易之石會鄰境有鑛徒聚衆爲亂公悉捕平之有欲上其事者公力止之銓司疏公最丙子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首上四事曰慎選用以重民牧曰嚴考察以汰不職曰時徵斂以便民情曰慎清勾以安軍藉切中時務 武皇帝末年奄豎竊政豪猾窟以爲奸公首按畿輔一繩

以法都內肅然會 聖駕北還是以有銀牌彩衣革
縑之賜尋按河南有守備石堅者世持兵柄有跋扈
之漸首劾繩以法乃以勦除強寇功又是以有白金
文綺之賜時幸臣江彬勢熾甚馳官挾勒常例於河
南有請之帑藏應之者公曰谿壑之欲不可填而厭
也有不測請以身受值 今上入繼大統公往迎於
新野卽勸 上亟戮大奸以昭公道以快人心蓋指
彬也禍竟不及而大奸授首矣壬午公還自河南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公侍糾儀會 上以文武大臣
有翊戴功賜爵廕有差公曰 皇上天授諸臣非貪

天之功耶乃上疏亟言其不可 上竟以是允諸文

武大臣辭是年公以例得封父如其官母爲孺人及
其妻姜氏故事御史再按歷年多者例內補不復差
公至是兩考稱最臺中會廣西有猺獞之變方有兵
事擇御史往竟又以屬公公至上行鷓鴣之法擇嚮
道授之機宜一鼓搗桑江十三寨巢穴盡斬其首餘
黨悉定乃諭以威信修洛容縣以治之猺獞各感泣
爭致材木助役人以爲得其死力云 上嘉其績擢
大理寺右寺丞提督兩廣都御史姚公謨奏岑猛之
捷謂公按廣西時首發其姦是以又有白金文綺之

賜尋轉左寺丞中外方倚大用公會詔獄波及得賜
冠帶歸田里公旣以無罪去乃杜門謝賓客居傍築
小墅檢方藥修譜系吟咏其中居九年爲嘉靖乙未
竟以疾不起

大理寺左寺丞山齋周公鳳鳴墓志銘

顧夢圭

周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高祖諱璣曾祖諱璩贈南
京刑部尚書妣張氏贈夫人祖諱紹累贈尚書妣李
氏累贈夫人考諱倫官至兩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
少保諡康僖厚德雅望爲三朝名臣妣丘氏繼曾氏
皆贈夫人繼劉氏封宜人公諱鳳鳴字于岐別號山
齋生有異質髫鬣能吐奇語志識如老成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尋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
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陝西司

主事初任監獄卽令吏卒滌桔槔潔圜室時給飯食
囚賴以得所且手錄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益
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閩部中奏牘輕重可否必
經叅酌然後允當丙子移疾歸省其祖妣李夫人庚
辰復除本部福建司辛巳秩滿考上上嘉靖癸未遷
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遷本司署郎中奉勅赴江
西勘宸濠逆黨宓覈詳慎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
毫無擾撫按藩臬咸敬服焉甲申秩滿再考上上實
授本司郎中乙酉丁劉宜人憂丁亥服闋復除本部
山東司時公蒞法曹益久解笈剖滯如燭照數計諸
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裁于公尚書嘉魚李公承勛風
範巖峻而知公特深以廣東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
校狡橫難制乃薦公往視篆數日間理積案殆盡貴
勢莫敢逞然公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前後遇
大辟囚必反覆求其生易州上巨盜二人一瘦死一
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公慮二盜死則六人無以自
白乃哺而療之後果獲真盜六人皆得釋其他雪寃
濫者不可殫紀戊子李公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公
于籌邊擇將夙夜寃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
以私總戎叅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

有將材坐註誤屏廢及廷推邊將公首舉永諸大臣難之公曰其才不可終廢卽忤時獲譴願以身當之

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請改勅下兵部議衆漫無可否公曰侯先伯者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抗事遂定諸曹諸鎮之建白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諮詢于公區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皆出公手又嘗繪九邊圖以獻欲上知邊隅要害不忘柔

遠攘外之志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郎吾可坐嘯共相信嚮若此公年勞政蹟覓出人右庚寅春遂

擢大理寺左寺丞值星霾示變應制上疏其議處兵食日止調操以實內地選禁衛以固邦本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收以紓民困清解納以懲宿奸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其議興水利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海口以導下流濬支河以修圩岸處長橋以決壅滯均夫役以便貧民禁侵占以飭豪右上皆嘉納公志欲有爲于天下而直道勁節屹然自立京師五年一審錄要囚中貴銜命至法曹長貳多迎合唯諾而公獨持正論張少傅汪冢宰當柄並以氣勢凌人公不爲屈論事多

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中傷公竟無所得癸巳
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欲傳致之死而公所
擬肆赦詔條復忤其意遂落職以歸居家十有八年
兩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公可大用者六十餘疏而
晚節益堅絕交當路遂不復徵召沉沮以終其身天
下共惜之

大理寺右寺丞張公鵬墓志銘

大理公諱鵬字鳴南別號漳源晉之汾州人也世業
儒曾祖溥爲陝西會寧縣縣丞有遺愛在小民祖顯
國子生以文見知于大司成瓊臺丘公密授圖書以
待士之請國子竟以故封返公因歎而嘉之復以所
著紂王遺事贈焉是可以觀大理之源流矣父好古
長軀醜顏性剛而古朴言行侃侃爲鄉人所推重然
累舉不第竟貢太學一時太學之士莫不重其人而
樂與之遊後贈公爲江西道監察御史母桂氏爲孺
人從子貴也大理之生也蚤有異質在襁褓時贈公

置之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及歲十五六遂蔚
然有文名寄庵張公嘗以按部至沁見其文而器重
之旣而松臯許公柳泉馬公相繼視學皆稱賞其才
因選士之尤者七人入河汾書院而大理實爲之冠
嘉靖改元薦山西鄉試旋丁內艱旣免喪乃登丙戌
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是時大理方弱冠明刑慎獄雖
老吏弗及也甫二年撫按交薦者七乃贈公卒于宦
邸大理自奉之薄幾無以爲斂郡守范君代備棺槨
始克襄事已而再除浙之衢州府大理年益壯政日
益精雖府政旁午而立談剖析莫不允當衢缺守大
理署郡凡八閱月撫按薦之者猶河南也遂徵拜江
西道監察御史卽上經略七邊封事 上覽而嘉納
之十二年按甘肅大理巡歷殆遍其境時承平日久
武備多弛大理乃大加鼓舞較閱激以忠義自是而
軍聲振矣未幾虜犯靖虜安定諸地殘傷者無慮萬
餘將領率匿不以聞大理毅然劾其將官劉文而下
若干人總兵時陳軍士多不堪其殘貪者大理復奏
其狀于 上由是時陳亦獲罪秦民快焉鞏昌土厚
而艱于得水大理令鑿井數十以利民用至今便之
秦州太昊廟壞大理命有司新其堂宇正其祭器十

四年復按山東批答簿書夜分不寐少暇卽課試諸生且於會城立湖南書院選齊魯諸生讀書習業其中旣擇師儒而督教之又從而躬自屢省之丁酉庚子鄉試果多得人論者莫不知其爲大理之門下云先是岱嶽香火爲五嶽最甚至師巫鼓舍身投崖之說大理又立石示禁民始知悟瀕海以東有豪民爲地方梗者悉置之法蓋數年所未有也膠莒之地多逃去所遺荒田數百頃悉命開墾集貧民耕之獲利倍昔若夫正紀綱扶風教節浮費恤筭獨懲貪墨則又有前人所未及者壬寅掌京畿道並掌諸司庶務

大理稽勘莫有遺者十七年 聖母梓宮南柩葬

先皇帝獻陵大理又上疏言大可憂者三時不可行者六事雖未行識者偉之沁城舊爲漳水所侵者半大理寓書當路並力葺修後虜入境民賴無虞十九年轉官大理右寺丞會審大辟毅然持正無所迴避上有羊酒之賜朝士榮之蓋履任一年而疾作卽上疏乞歸里遂杜門掃室日事醫藥然大理賦稟素豐碩又積苦公勞者久乃竟莫之起君子以爲壽不稱德位不伸才靡不瘡而惜之大理平生博友一世思欲廷攬英豪以恢其功業如浚川如涇野如澹泉

諸君則又其石交也明興以來汾以進士起家大理一人而已所著有東巡錄桂洲夏公可泉胡公研岡杜公皆以爲得風人之遺意復有諫草及遺文八卷藏于家生于弘治十五年六月卒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年僅四十又四云

大理寺丞成守節傳

成守節字子安號甘齋公生而穎異器宇沖粹兒時識者謂不凡從從兄孝廉守復讀書求大義不拘拘章句家貧晏如也中嘉靖己酉鄉試癸丑進士授元氏縣尹務興學校翼善良平賦清訟不數月而稱治時大侵鄰境老弱多轉死壯者羣起爲盜公於盜則殲其魁於貧則撫養之繼以公事入其疆民有隨車泣下曰是生我父母耶以高第擢監察御史視蘆溝劾部使不職繼巡宣大按武弁奸贓按江西疏軍輸改折之弊分宜敗公以天日自誓不少旁及丁卯大

比則慨然負以人事君之義至如匡時弊廣循良清
選法議考課諸疏爲臺省推服而禁奢修正紀綱糾
貪引廉務實斥僞皆設施之大者在江西病甚乞予
告歸尋起爲河南道改京畿陞大理丞隆慶四年時
當熱審多所平反人方謂公之德當有厚報乃暴卒
於官元氏祀于名宦本州入鄉賢祀之

大理寺左寺正嚴公本傳

李詡

嚴公名木字志道號蒿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
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
先生學旣冠授父命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
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
黃友古常齒德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
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
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黑勘期
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霖雖
括韻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廼哀諸家言附以已

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
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
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復以
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
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
爲問隨問敷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
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
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
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切重辟一訊知其寃改以杖徒
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
輔行選旣至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
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羣至衆皆懾懼獨挺身
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爲弗及
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
日論薦卽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
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爲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
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况不敬情罪輕重弗一
庸可槩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躉之
悉爲駁正迄今遵守敷歷旣深清介孚于遠近勅命
馳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

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
子三人吳文恪公時為監察御史撰小傳係節文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

教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感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
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

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
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

宴享之際以禮酬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
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

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以名教
為重奚恤人言海隅計嗣書傳後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

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嶽
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

而逸女之母訢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
尋後于隣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

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飲于
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劫人事覺而逃餘

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懼拷誣引御史子同盜
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

母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
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

寃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寃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爲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趾蠻童旣長爲娶目爲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于內亂有間矣

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于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寃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餘黨愆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爲

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為有司所忽有郡守恃京朝舊職于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殺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關貴人多矣清白有持唯嚴公一人焉

越府右長史周忱書傳後 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

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

華蓋殿大學士楊上奇書傳後 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匹郡縣具匹名為籍吏胥緣為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柰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齎券鬻其田曰柰老何

虞復錄 卷之二十一
曰病卽死耳略無戚容

送焚黃序

大理寺寺副致仕王公敬墓志銘

丘濬

公諱敬字惟瞻考諱弼以公貴贈大理寺左評事妣畢氏贈孺人世以藝田爲業至公始以儒發身甫冠補邑庠弟子員屢以書經應京闈試輒不偶尋爲有司勸駕膺貢禮部爲太學生時四明陳先生爲南廡祭酒學規嚴甚諸生往往有不堪者公獨安然謂衆曰師道不可不嚴禮當如是也公容止端莊陳先生一見於衆人中卽表異之諸生有不率教者輒謂之盍視王某乎一時聲譽翕然六館間歷政省部銓試居優等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左寺副凡內外法司

大小獄來讞者公盡心推寃必盡人情合法意常誦
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評獄之要無出此數語矣獄有
當公評者輒以數語存諸心亦往往以是語諸同列
會承天門災朝集廷臣議肆赦公條上二事于其長
其一謂律營兵逃者以闌度論罪景泰初徵民壯入
衛逃者輒遣戍邊太重其一謂律毆殺正軍旣抵其
人罪又以其家一人代伍今法司不分戲殺誤殺輒
與毆殺同科非律意乞以二事載之詔條頒天下從
之至今以爲比公在廷評中特爲寬恕未嘗曲法徇
人亦未嘗法外入人罪爲寺副滿一考卽上章乞休
致時年六十五也家居足不履城市惟歲望闕稱賀
鄉飲一至縣治日課子孫樹藝自給優游鄉閭二十
年如一日也自是無疾而卒春秋八十四

大理寺右寺副東嶺李公承芳行狀

弟李承箕

吾兄資稟高生九月以筋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糞溷中以杖搔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撻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年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遊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麻刺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

何召諸生諭之麻刺僧持刀挺亂擊諸生皆逸兄被
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托進
貢而冒公家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
是乎麻刺僧懼卽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詮者性
嚴刻議論好異批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
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
爲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爲破裂聖經聞
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
得知道者以爲之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
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未焉耳古之時此
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之學者爲小人也豈學校
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
官害天不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爲惡
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官一切廢
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於
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爲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
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
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
原文而已至於力役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皆

何召諸生諭之麻刺僧持刀槌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托進貢而冒公家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麻刺僧懼卽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詮者性嚴刻議論好異批其卷曰揚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爲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爲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

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之學者爲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官害天不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官一切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爲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役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皆

一一寃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爲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年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弟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慙然曰權

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曰當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爲評事之難爲也謂評事之難爲若昌黎所謂丞之難爲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

人負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卽以疾辭歸予嘗築釣臺于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親觴家固貧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至乏絕了無侮意或勸之復仕曰子素無作官才非敢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圯與族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圻鄰封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無托心之助富者有傾蓋之知姑待之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

診修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饑苦竟以枯羸不起爲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饑寒色多少盡與已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年十五年湖廣旣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爲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旣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菴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

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名遠仕元爲譚史曾祖名煥
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善教諭叙珙咸以叙父
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
贈太淑人父阜號鷗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
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

大理寺左評事贈太常寺丞林君公黼墓志銘

崔 桐

正德己卯林公以諫南巡被杖卒後十八年公子逢
春奉磁江鄭秋官憲狀來乞銘予曰嗟乎吾於公爲
同年同進諫被杖公往矣而吾苟存銘其當爲之憶
昔南巡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詔廷跪矣公欲諫或
爲公危之公曰吾知諫無益默默其能安乎疏入詔
獄三日廷杖倍於先諫者公竟以不勝卒嗚呼痛哉
公體素羸時寓公署旁所惇惇與一奴俱奴且蓐疾
不能職役使若宜隱忍也而奮然爲之旣杖昇歸以

公署不宜殯殯於同鄉鄭秋官源渙所秋官時亦被
杖為力疾治喪事京師人無弗哀公者歎息曰忠臣
忠臣嗚呼時諫者百餘人而在公為尤難其不敢諫
者出門羞澀擁面京城小兒或揄擲之視公為何如
哉公諱公黼字質夫別號石峰少從同里方伯鄭公
學既學於大學士上蔡李公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
端默誦習飲食不關其家人者二年故其學精通經
傳子史旁及訓詁韻切篆籀諸書至於軒素醫家術
靡不探析公性至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跬
步未嘗遠几筵事其二兄甚謹蕭牆之內怡如也中

正德丁丑進士明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僅數月廷中
稱平又明年卒公平居呐呐言若不出口而其臨大
事遇大變確然不可拔如此謂非學問之功孝友之
推耶卒二年 今上即位遣官諭祭贈太常寺丞錄
其子逢春為國子生有司祠之鄉賢又割廢寺田若
千畝以烝嘗公公之先世居福唐道山坊既有諱全
者始徙居長樂之僊山至公凡七世矣曾祖惠祖福
皆不仕父節領鄉薦教諭於潛嘉定二學終岐府伴
讀贈太常寺丞母陳氏有淑行贈安人配徐氏封安
人皆以公死忠故得推恩男一人即逢春公成化丙

申九月生卒正德己卯四月得年四十四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贈太常寺寺丞石峰林公

墓表

張岳

正德己卯春正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

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

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粹去

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

又繼之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

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

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歲稟

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料署也

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臂

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昇至同年刑

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臥瘡不能視

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爲之伏枕流涕累日是夏

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攜質夫喪

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爲人忠孝沉默

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

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

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

雅飭爲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懼
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
善人也黃後峰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
所爲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
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
如也今 天子卽位贈質夫太常寺丞遣官諭祭錄
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陞署正逢
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
春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質
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

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
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
物各以其生質受之莫非天之道也於天平奚尤質
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
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



卷之六十九

一百五

